

# “新经济”辨析

夏振坤 肖 艳

**摘要:** 新经济在当前是含义最不清晰的词汇, 本文首先对新经济的含义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新经济与旧经济的区别与联系, 并对新经济带来的新问题与新思考分别从理论、政治、制度、思维方式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 新经济 旧经济 经济规律 思维方式

## 一、新经济的定义

“信息经济”, “知识经济”, “新经济”……几乎只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 一个名词发生如此频繁的更换, 这在过去确实是少见的。这也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这个现象实在太新了; 二是变化太快了。我的本意认为: “新”不合适, 因它是个动态概念。10 年之后, 就不新了! 还是叫知识经济为好。但, 为了同社会主流接轨, 权且暂用“新经济”吧。

新经济或知识经济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呢? 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我的定义是: 新经济, 或知识经济, 是以知识创新为核心, 以信息革命为先导, 以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科技为支撑, 趋向分散化、网络化、虚拟化的经济。下面, 分别作一阐述:

1. 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知识创新是新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美国保尔·罗默(Paul Romer)曾提出:“点子加技术发明等于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知识、技术、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软件产品即一例。知识创新包括五个方面: (1) 知识直接转化为新产品: 如 Windows 95, 98……; (2) 知识直接转化为新的生产方式: 如电子商务、网上购物等等; (3) 知识直接开辟创新市场: 如硬软件开发更新, 直接创造新的市场……; (4) 知识直接创造新材料: 如硅片、纳米材料……; (5) 知识创新创造新的组织方式, 如虚拟公司。

2. 以信息革命为先导。信息革命为知识创新的加速提供了可能。因特网, 使得知识的传播与更新, 比过去工业经济时代要快几十、几百、几万倍! 一些高新技术的发明与发现, 同超高功能的电子计算机的手段是分不开的。所以信息革命是整个高科技革命的先导。

3. 以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为支撑。信息产业、生物工程产业、新材料产业(如纳米)是新经济的主要载体, 这是人所共知的。

4. 分散化、网络化、虚拟化。(1) 从分散化看, “家庭就业”正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 美国已有 200 多家公司正在进行“电子通讯上班”制。(2) 从网络化看, 网络化发展使得家庭、企业、银行、学校、医院以及各种服务部门直接而便捷地联成一体: 网上购物, 网上结算, 网上学校, 网上就医等等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3) 从虚拟化看, 虚拟货币、虚拟银行、虚拟经济、虚拟战争, 乃至虚拟国家, 已经或将成为可能。

## 二、新经济与旧经济

新经济与旧经济(传统工业经济)显然是有差别的, 但是它又不能离开旧经济的基础。所以, 在实践中, 新经济一方面表现出它的独特性, 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它对旧经济的依附性。

1. 独特性。新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方面主要有九

大特征: 生产手段的智能化; 生产要素的无形化; 管理的信息化; 技术更新的高速化; 经济全球化; 经济活动网络化; 生产低耗化; 产业转型化; 就业分散化。这些特征, 都是与旧经济的差别所在, 在此不用一一细述。我们这里讲的, 是想从宏观经济的角度, 综合性地区别一下新经济与旧经济在宏观调控上应注意的差别。美国《商业周刊》的迈克尔·曼德尔(Michael J. Mandel)在最近出版的《即将到来的因特网大萧条》一书中讲到: 旧经济好像一列汽车, 新经济好像一架飞机。汽车在出事时, 司机就会立即踩刹车, 提高利率, 降温! 而新经济则不能这样“刹车”, 反而应该降息——采取“反直觉的降息”, 使飞机维持一定速度飞行。因为新经济,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高风险创新投资的迅速增长, 如果像旧经济那样也“刹车”, 飞机就会停速而坠毁! 所以, 他预言, 如果美国政府, 特别是美联储, 采取了错误的刹车办法, 美国经济就可能出现大滑坡! 这种由于主观判断的错误而采取了不当的宏观调控措施, 以致造成巨大危机的事, 在历史上有过多次: 第一次, 20 世纪 30 年代的那次大萧条, 开始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股市崩溃, 但由于美联储采取了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 从而导致了一场全面的大危机。第二次, 1990—1991 年日本的经济衰退, 据说也是由日本银行犯了一系列错误, 致使股市下跌, 演变成了衰退。第三次, 是大家都知道的,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 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采取错误的对策, 硬压有关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提高利率, 而不是降低利率, 致使危机更加恶化。

2. 依附性。新经济与旧经济既有差别又有联系, 旧经济是新经济的基础。有人讲, 新经济是“寄生性”经济。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一个“寄生”的经济还能叫做“新经济”吗? 为什么不叫“寄生性”? 一因新经济并不是绝对地离不开传统经济, 有些新经济如通讯部门和生物工程, 仍是可以独自发展的。二因新经济与旧经济并不是一个新部门取代一个旧部门的问题, 而是包含了用新技术改造旧部门使之在新技术基础上焕发出新生命力的问题, 例如, 生产小麦, 在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新经济时代都是生产小麦, 但其使用的技术和生产方式就大不一样。部门没有变, 技术基础却变了。其他一些传统的工业产品, 又何尝不如此?

但是, 无可否认, 新经济中的不少领域, 如“网络经济”中的有形商品流转部分就必须依附于传统经济, 以传统经济作为其载体, 从这点来看, 似乎带有某种“寄生性”。此其一。其二, 新经济仍然离不开传统金融制度的支持,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 没有高风险投资体制的支持, 新经济发展不起来, 也支持不下去, 而且对这种投资的支持, 它特别显得敏感——比传统经济更敏感! 美国新经济之所以能爆发性地发展, 重要

原因就是其在创业前期得到了风险资本的资助,并且能通过利用更广阔的股市迅速地扩展。——这是对风险资本的依附性!

这种高依附性,必然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起伏性。起伏性,源于投机性。我们知道,新经济的高风险投资,是因为由高回报率决定的:1美元风险资本所产生的专利权,比普通1美元公司研发支出所产生的专利权高出3~5倍!而这种高回报,则是由新经济的高技术创新——高频率的技术周期带来的。这里,就隐藏着危险:一旦技术周期转向下降趋势(不可能总是直线上升),风险资本就可能同样迅速地撤退!而对风险资本,具有高度依附性的新经济就可能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在美国,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随着技术周期的趋缓,纳斯达克股大幅下挫,进而美国新经济也就出现了不安的预兆。由于美国经济高度依赖于外国资本——外资受到美国新经济高回报率的吸引,一旦技术增长减速,外资便会迅速外逃!所以一些美国经济学家预感美国经济将会出现衰退!

### 三、新问题与新思考

#### (一) 理论方面

新经济会不会导致传统经济学的失效?要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为时尚早,因为新经济还处于萌发阶段,IT革命还是刚刚开始。但是,是否会如乐观派所说的那样:“经济周期消失了”;“通胀危险不复存在了”;……从而,传统经济学已经遇到根本性的挑战?我们认为,还不能草率地作结论,只能根据十分有限的“苗头”,来作某些模糊性的“推测”。

首先,IT革命比起当年工业革命,将会给社会经济带来多大的影响?或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还是非根本性的?从现有的事实来估量,还只能得出如下推测:

第一,IT革命,从科技角度来看,还不如当年电的发明和电报、印刷术的出现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那样大;但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则大大超过了工业技术革命。下面几组数字可以证明:(1)由于信息的网络传输,使得通讯成本较之工业化时代要低几十倍!而且传递速度要快几十倍、几百倍!(2)由于计算机模拟技术,全球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提高了10亿倍!(3)工业成本大幅下降,在1985年,福特公司做一个汽车碰撞实验,要花6万美元;现在做一个模拟碰撞,只要100美元;美国石油勘探,原来传统技术,每桶要花费10美元;现在利用3D地震勘探技术,每桶只需1美元了。

第二,IT革命,在改变生产方式方面,目前还未达到工业革命时代那种规模,但网络商务技术已经可以看到商业彻底重组的可能以及劳动就业方式——分散化的某种改变——仓储超市大发展的原因。

第三,IT革命,在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大跃进方面,已经在美国表现为近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但最近发展表明还很不稳定,美国经济增长的势头看来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有下降乃至震荡的危险。

从以上三种判断看来,现今的新经济还处在开始时期,在不短的时期内,它还难以形成对旧经济的全面革命——尽管从长期眼光看它存在这种可能——现今只能是新旧经济交叉发展:新经济要借助旧经济的实力来壮大自己;旧经济要借助新经济的创新来改造自己。最终,经过渐进式的改革,形成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

其次,理论的源泉在实践,由于实践中的新经济目前还远未成型,也还要依附于旧经济的土壤,所以旧经济的许多经济规律,也不可能消失。第一,经济周期,不如有些人所说已经消失了,并未消失,而可能是延长了一些,或平缓了一

些。——最近美国经济出现的增长下降,通胀有可能抬头的迹象,就说明这点。第二,经济增长过快会导致通货膨胀的规律也没有失效。第三,递增规律,也只是在软件行业中表现突出,其他行业并未出现,此其一。报酬递增是技术纵深创新加速和市场传承垄断加剧相结合的结果。在信息时代,一方面技术创新的速率大大加快,而且这种创新往往是在一个技术“平台”上的纵深开发,如Windows其超额利润就大得惊人,微软开发第一张Windows磁盘,花费50万美元,而到第二张以后,则只要3美元,其间相差近17万倍。如果是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是无法持久的,只会走向平均化,从而出现“递减”。可是它属于知识经济,这里有一个“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它是在同一个Windows技术平台上的“纵深开发”,没有离开“窗口”呀!所以别人不能“进入”。这就形成了“市场的传承垄断”,从而竞争者无法进入,也就难以平均化了。所以,报酬递增的前提是技术创新加速和垄断。其二,这种纵深开发是否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其三,这种“知识产权”的垄断,社会能否允许它继续垄断下去?还值得观察。第四,政府的作用,并没有因新经济的到来而退出,甚至要加强。第五,关于“剩余价值消失论、无产阶级没落论、资产阶级退出论”等等只是说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挑战,但并不代表这些传统理论已经完全过时了。(1)“剩余价值消失论”:知识经济引起生产力的大革命,在制造业中引起智能系统和机器人取代劳动者的倾向。无人工厂不断出现,在那里几乎没有活劳动投入了,那么剩余价值产生的基础都“没有”了,何来剩余价值的剥削呢?(2)“无产阶级没落论”。与此相关,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蓝领正在急剧的减少。在美国的一些行业中,只占18%了。这样,无产阶级并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壮大,而是在不断“萎缩”了。这样,它能成为“掘墓人”吗?莱斯特更进一步评论说,马克思说的“五阶段”论中,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和奴隶,取代前者的不是奴隶阶层,而是封建地主;封建社会的地主和农民,取代地主阶级的不是农民,而是“第三阶级”。那么,资本主义的资本家与工人,取代资产阶级的将不是工人阶级,而是“知识阶级”。

以上两论,对马克思主义是最大的挑战。由于知识经济还是初见端倪,情况还在发展之中,对这些理论作出结论,为时尚早。但是,有三点理论见解,我认为还是可以成立的。

其一,劳动泛化论。所谓“泛化”,就是劳动既包括体力劳动,还应包括脑力劳动和管理劳动。这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我认为从逻辑上说是符合的。马克思曾论述“三大差别”的消失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消失。马克思的原意,这种差别的消失,决不是脑力劳动向体力劳动的回归,而只能是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升华。这种差别消失后的劳动,必然是脑力劳动。所以,劳动应该包括脑力劳动,本是马克思应有之义。脑力劳动应属劳动范畴,那么,脑力劳动者自然应属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则必是随着资本主义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的!莱斯特·瑟罗说,未来取代资产阶级的,将不是工人阶级,而是“知识阶级”(《资本主义的未来》,1988)。我们说,这个知识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未来,就是“知识工人阶级”。这个知识工人阶级的劳动,自然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

其二,价值量凝聚度论。价值量,有密度上的差异,而且这种密度是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马克思就认为熟练劳动力和不熟练劳动力每小时劳动所产生的价值量是不同的。那么,现代高科技武装的工厂中,每小时劳动量所凝聚的价值量,较之19世纪的工厂所凝聚的价值量要高出几十、几百、几千甚至几十万倍!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工人减少

来说明剩余价值的消失。

其三, 剩余价值阶段让渡论。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一体化, 使得经济活动的各个阶段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更加细致与紧密起来。在知识经济条件下, 设计阶段是剩余价值的主要创造阶段。但是, 只有设计, 还是不能实现它的价值, 还必须要有其他生产、流通、分配、销售等等阶段, 自然也包括无人工厂。正如马克思所说, 某些商业活动不创造新价值, 而是由生产领域让渡一部分剩余价值。以此逻辑类推, 无人工厂的利润, 应是上一个或几个阶段, 特别是设计阶段所创造出来而在本阶段让渡的剩余价值。

(3)“资产阶级退出论”。德鲁克认为当今的“后资本主义社会”, 阶级结构已发生了根本变化, 资产阶级已从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地位中淡出了, 工人阶级已经成了有产者! 他的依据是: “在发达国家, 养老基金而不是老牌资本家, 日益控制了金钱的供应与分配。在美国, 1992年, 它们(指养老基金)拥有该国大企业一半的股本, 以及这些公司几乎一半的固定债务。养老基金的受益人当然是这个国家的雇员。如果按马克思的定义, 社会主义被界定为生产手段雇员所有制, 那么美国已成为最‘社会主义’的国家……。”这种论据实在太“形而上学”了: 他是用“总量分析”来掩盖结构实质, 抹杀大资产阶级经济控制的实质。请问: 1亿人拥有一半股本, 能抹杀掉100人拥有另一半股本这种绝对的优势吗? 为什么世界上100名最大富翁的排名, 大部分在美国?

根据以上分析, 我认为: 新经济开始对传统经济提出了一些严峻的挑战, 但还没有形成对传统经济学的致命打击。传统经济学应该针对新的情况作出必要的修正与充实。

## (二) 政治方面

民族国家会消亡吗? 或正在消亡吗? 经济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 的确使得国家之间的界限有些模糊了——企业的跨国经营使得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金融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全球化使得这些问题需要全球合作来解决等等。但这是否意味着民族国家从此会逐渐消失呢? 我认为, 还不能对此作出匆忙的结论。

第一,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 在遥远的未来, 必将是朝着国家消亡, 世界大同的方向前进。但, 那是未来的事, 不是当前的现实。

第二, 生态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全球化, 要求人类加强国际协作, 减少国际对抗, 这也是一种大趋势, 但这种协作, 还远不是民族国家的消亡, 而只是在民族国家框架内的一种联合行为。

第三, 在现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极度不平等的基础上谈民族国家的消亡, 显然是对发达国家有利, 而对不发达国家则十分不利, 甚至有重新沦为殖民地的危险。

第四, 还应该看到, 目前发达国家之所以鼓吹民族国家消亡论, 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借“人权大于主权”来干涉它国内政, 以进一步扩张它们的势力范围。

## (三) 制度方面

旧有的制度能适应新经济的发展吗? 前面讲过, 新经济的核心是技术周期。要使技术周期不断地缩短, 技术不断地创新, 则要求三个基本条件: 人的创新冲动与能力; 社会对创新的阻力最小化; 风险资本的及时介入。三者缺一不可。这三大条件, 都与制度有密切关系, 或者说只有在一定的制度下才是可能的: (1) 人的创新冲动与能力。创新冲动, 靠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到位, 创新冲动就强; 反之则弱。创新能力, 靠教育制度, 培养什么样的人? 重素质教育, 创新能力就强; 重规矩教育, 创新能力就弱。(2) 社会对创新的阻力最小化——绝对

无阻力, 是不可能的, 但要最小化。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制度对创新的阻力最小; 决策集权化、随意化的制度, 对创新的阻力较大。(3) 风险资本的及时介入。开放的和市场化的金融制度, 介入最及时; 封闭的官僚化的金融制度, 介入就呆滞。

日本是最好的例证, 其不能摆脱困境, 原因在三个方面的制度。其一是等级服从的教育制度, 是培养武士道精神的, 但多是“奴才”, 缺乏创新能力; 其二是官商一体的经济制度, 引起腐败横行, 官僚保守怕变革, 阻碍了创新。在日本, 官商一体已经制度化、世袭化了。“天落制”: 官员退下就必须到议会或公司去任董事长之类, 公司为搞通与官方的关系, 也乐于这样安排。这些人际关系, 盘根错节, 腐败横生, 不愿改变现状, 更何论创新? 其三是银企一体的金融制度, 银行与大企业的传统关系, 使得中小企业、特别是创新企业获得风险投资的机率很低。正因为此, 日本的经济至今还未摆脱困难, 出现转机! 这说明, 日本的经济制度与教育制度, 已不能适应新经济的要求, 日本国内正酝酿第三次革命(明治维新, 摧毁了一个由1.5万名武士组成的统治阶级; 战后民主改革, 迫使200万名旧官员离开了政府)。现在能不能实现第三次革命, 还要拭目以待。

## (四) 思维方式方面

我们应从哪些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 下面, 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 版图与实力。版图, 指一国一省一市管辖的面积的大小, 也是传统的“发展空间”。传统的观念, 总是认为版图越大, 发展的空间就越大, 发展的资源就越多……。当今的现实如何? 大国、大省、大市发展都不理想, 而是一些小国、小省发展得很快! (1) 瑞士、卢森堡、新加坡三个小国, 它的经济竞争力, 竟然是美、英、澳三大国的2倍, 是欧盟的6倍; 而一些大国, 除美国外, 反而步履维艰! (2) 武汉、沈阳这些大市, 反不如无锡、青岛……。 (3) 俄罗斯的面积是比利时的562倍, 而它的出口仅只比利时的一半。道理很简单, 现在的新经济, 不决定于资源占有率, 而决定于信息开放度: 利用全球资源!

第二, 自力更生和国际采购。自力更生不等于国产率愈高愈好。有时国产率愈高, 反而愈糟糕, 如汽车行业。福特汽车零部件大都国际采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采购比自己生产成本更低。

第三, 坚持主权与丧失独立。新的民族自主观: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通过国际竞争学习提高适应力与创新力, 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从而达到真正有实力的民族自主。主权与治权的适当分离, 有人主张这种分离, 即: 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经济自主这些国家主权必须坚持。但为了与国际接轨, 在政府治权方面, 必须作些放松, 如: 外资进入领域的放松, 外资企业治权的放松(均为“适度”放松)。

第四, 集权与分权。绝对的集权与绝对的分权, 对中国这样的大国都不可行: 前者会扼杀创新; 后者会造成无政府状态。我们主张, 政治上六分集权四分分权; 经济上六分分权四分集权。

## 注释:

见《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2001(2)。

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中文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作者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 430077)

(责任编辑: 陈永清)